

《双子座》的文学和哲学意义

简宜贵

读完张贤春新作——长篇小说《双子座》，我陷入了长久的思索中。我读过他的长篇巨著《猪朝前拱》《鸡往回刨》和《神兵》，相对于前两部，《双子座》给我的感觉是更复杂、更耐人寻味。

前三部小说，更多的是宏大叙事，小说中呈现的画面也好，历史也好，人物之间的社会勾连也好，都是复杂的，全景式的，特别是其中涉及到的政治因素，你必须做到立场上的正确，这种宏大的结构很难把握也很难取舍。所以读起来有种“演义”的感觉，有时候觉得作者为了一些功利的想法，把不是小说的一些情节硬生生地融合了进去。比如为了宣传家乡的景物描写，比如为了感谢朋友们的帮助将他们打印校对修改的这些事都融进了小说的情节之中。比如故事中一些背景交代有时候有跳出故事来叙述的嫌疑，让读者的阅读思路有被迫中断的感觉。

而《双子座》完全脱离了这些束缚，小说情节一气呵成。整部小说就像余华的《活着》一样，你仿佛看见一个久经世故的长者，在你面前娓娓道来，让小说成为了小说，还带上了让人深思的文学色彩。

小说以主人公石德坊的“小我”视角，向读者倾诉他的来处，极其艰苦而又隐忍的一生以及其最终归宿。小说素材除结尾处提到“二姨夫”夫妇进城与刘国松一起居住的憋屈和孩子进城读书的一些交代外，大部分故事都在农村发生。石德坊这个人物，既是小说的主人公，所有情节的参与者，也是小说的叙述者与推动者。他对人生的感受，对“忠、孝、仁、义、礼、智、信”的传统文化的理解和渴望以及对人性的自私与贪婪毫不留情的批判实际上也代表了作者的感受和对人间亲情的灵魂拷问。

双子座，它的星座图是两条平行的不可能相交的平行线被一条短斜线活生生的连在了一起，像罗马数字II。作者说，这两条线，一条代表房子，一条代表儿子。房子与儿子，被石德坊的人生线牵在了一起。石德坊的父辈、石德坊夫妇还有他的六个儿子，一生都在为房子奋斗。尤其石德坊夫妇，用自己的勤劳节俭和石匠手艺挣来的钱在偏厦旁修起了一栋新房，原计划是每个儿子一幢房，自己老了退到堂屋，结果被一场意外之火毁了个干干净净，不得不为儿子的房子继续受苦受累。结果呢，六个儿子各怀心思，因为房子



双子座
张贤春 著

的事闹得家庭不和亲人与不团结而且在赡养老人的事情上互相推诿，到头来还是没有得到房子的女儿女婿为其养老送终操持了葬礼。

石德坊夫妇花了一生心血两次修建起来的房子到头来也没能讨得儿子们的欢心，他们各自选地另建了新房，在风雨中飘摇的老木屋就像石德坊的老年，遭到儿子媳妇的嫌弃。后来老屋经过“占补平衡”复耕后补得的钱，除了女婿牵头为石德坊夫妇竖碑后剩下的钱又成了儿子们各自翻出亲情不平衡的导火索，经过女婿和刘国松的几次调节都没能分下去，后来刘国松出的主意——让六个儿子将姐姐姐夫告上法庭的结尾意味深长。

双子座这个星座图，它的象征意义永远不止房子与儿子这么简单。它本身的意义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又被一条短斜线交织在了一起，它的哲学意义应当是“对立统一”（本来平行却又相交）的矛盾关系。石德坊的父亲与舅母本来是两条互不相交的平行线，结果鬼使神差地交织在了一起，于是石德

坊这个矛盾体诞生了；石德坊希望儿子每家有一间房屋，结果六个儿子各自修建自己的房子还推脱说老了都不肯接纳年老的父亲；石德坊在岳父的建议下将儿子按忠仁义礼智信取名希望他们都能做到人如其名结果他们都朝相反的方向发展了；石家寨甚至青龙坝的乡村人物都信奉养儿防老的古训结果无奈为石德坊养老和他安排后事的居然是唯一的女儿；古成凤认为姐姐家的刘国松“独鸡不叫，独儿不孝”可是自己六个儿子到头来还是照样不孝；人说石德坊的女儿孝顺父亲她却也一度将石德坊送进养老院，而且在寻找走丢的石德坊和石德坊不听安排时骂他是老和尚；在为石德坊接灵的环节更是充满了矛盾的对立：他在生时最为操劳几个儿子没能接来，他最有血缘关系的女儿也没能接来，相反的是女婿这个“外人”握着灵幡时，石德坊的灵魂欢喜地跳了上去。

石德坊夫妇希望儿子女儿都能孝顺希望养儿能够防老，可自己呢？石德坊夫妇承诺的岳父古八字自己出工钱和粮食将石德坊家上边的柏树砍来制作成的两口寿木寄放在石德坊家的寿木作为岳父岳母的归属，可后来村里的大树纷纷被砍伐后古成凤却不干了，要将两口寿木用作自己的归宿，哪怕他翻脸的那个人是她的生父；可是当她承诺又反悔得来的两口寿木却又事与愿违地在一场大火中连同房屋变成了两坨焦炭；石德坊带领儿子们为祖母（石德坊的生母）竖碑时将石碑竖在了别人的祖先坟前待人家告知竖错了后不得不拆掉石碑，因找不到生母的坟墓将石碑弃于山野。希望儿女能够尽孝结果鬼使神差的自己先成了反面教材。

其实小说中的乡村人物也是充满了相反相成的矛盾体，他们在小事小情上互相猜忌互相嫉妒互不相让甚至自私贪婪，可在大事情上却又表现得那么团结和睦互帮互助。比如石德坊家修新房时大家都来无偿帮忙，比如石德坊家房屋着火大家都来救火，比如大火过后村人又各自扛来自己的木材让石德坊家重建房屋。

在为石德坊接灵后古八字对刘国松进行的孝道教育中，那么多的“难”与“易”的阐述无不都是充满了“相反相成”矛盾共同体。

这些，就是潜藏在小说背后的文学意义和哲学思考吧？

迷宫中的风景

——读博尔赫斯短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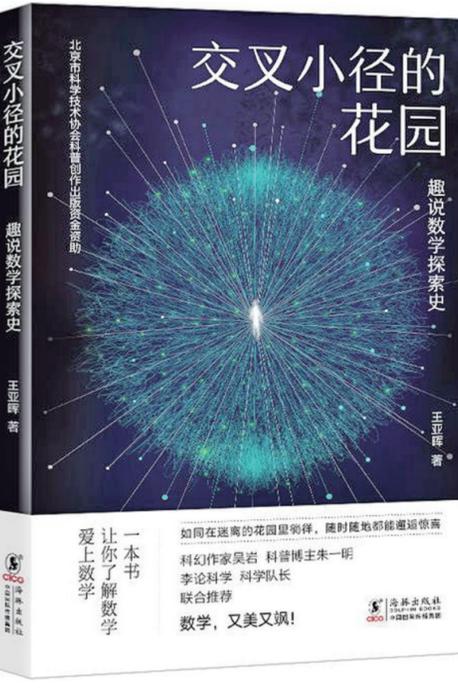
非飞马

歌德说：“鉴赏力不是靠观赏中等作品而是靠观赏最好作品才能培育出来的。”但是，我们常常经不住新鲜事物的诱惑，人性深处那抑制不住的好奇心总是将我们的计划悄无声息地化为一盘散沙。通常，我们将大部分精力用来读那些花样翻新却味如鸡肋的文化快餐，而将明知价值连城却坚硬难嚼的经典弃置一旁。

读博尔赫斯是许久就有的计划，然而，一年又一年，我都没有鼓起足够的勇气。前段时间，看卡尔维诺的《美国讲稿》，伟大的卡尔维诺也对博尔赫斯倍加推崇，他认为博尔赫斯的小说是理想化的晶体结构的典范之作，这就让我更加望而却步。实际上，我对所有经典之作都望而却步，因为思维的惰性常常让我深感疲惫，虽然经典回味无穷，但快餐化的读物和心灵鸡汤似乎更能让人获得短暂的兴奋。

博尔赫斯被誉为“作家中的作家”，其短篇小说《交叉小径的花园》早已是被世人公认的经典。这部小说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充满了天然的亲切感。因为小说的主人公是中国人，里面不仅涉及到灿烂的中国文化，而且中国文化在情节的推动中起到了关键作用。小说采取侦探小说与玄学小说相结合的模式，悬念重生、情节曲折，而一战时期这个广阔而深厚的历史背景，则又让作品增添了一种磅礴的气势和神秘的色彩。

小说通过对利德尔·哈特写的《欧洲战争史》中关于十三个英国师对塞拉一蒙托邦防线进攻时间推迟的历史事件“解密”，写一个潜伏在英国军队里的德国间谍——青岛大学前英语老师余准如何完成间谍使命的故事。小说紧扣主人公余准来展开，重点写其被捕前的心理活动和为完成间谍任务所做之事。为逃离理查德·马登的追杀，余准一个人坐火车去完成一个铤而走险的计划——将手中的情报传达到远在柏林的总部。小说摒弃了常见的线性结构，而是将小说构建成了一个繁复的四面八方长着枝蔓的“迷宫”，一个时间与空间交织、历史与现实汇合的“迷宫”。小说虚实相生，余准逃离追杀的部分，重点写了心理与现实的交汇，作为一个怯懦的人，余准对一切丧失灰心丧气，他对自己从事的职业，对自己雇佣者以及德国这个国家都充满了嘲讽与讥讽。他认为自己所效力的日尔曼帝国是个荒唐的国家，认为他那个视手下的间谍为搜集情报的机器的德国上司“病态而又可憎”，还想像那个德国人远在柏林的办公室在漫漫无期的等待中显得“死气沉沉”。在逃亡的过程中，他对眼前的一件事物都浮想联翩，“一只鸟掠过窗



外灰色的天空，我在想象中把它化为一架飞机，再把这架飞机化成许多架，在法国的天空精确地投下炸弹，摧毁了炮队。我的嘴巴在被一颗炮弹打烂之前喊出那个地名，让德国那边听到就好了……”余准的每一个浮想联翩看似不着边际，实际上都与其的使命感高度契合。在逃亡的过程中，他为自己抢先一步上火车而暗自高兴。然而却为自己和人类

未来命运充满悲观，“我预料人们越来越屈从于穷凶极恶的事情；要不了多久世界全是清一色的武夫和强盗了”。在余准完成使命的过程中，博尔赫斯用大量篇幅写了余准与著名汉学家斯蒂芬·艾伯特充满玄学意味的谈话。我们这才发现，原来余准是个中国人，是云南总督崔彭的曾孙。他与汉学家在小径分岔的花园谈话，都围绕着崔彭一个小辈分要建造一个谁也走不出的迷宫和写一部比《红楼梦》人物更多的小说来展开。在这里，博尔赫斯巧妙地将迷宫与空空的哲学相糅合，借小说中人物之口说出“写小说和造迷宫是一回事”，并巧妙地表达了自己的哲学观点。“小径分岔的花园是一个庞大的谜语，或者是寓言故事，谜底是时间，是影唯心目中宇宙的不完整，然而绝非虚假的形象，他认为时间有无数系列，背离的、汇合的和平行的时间织成一张不断增长的网络。由互相靠拢、分歧、交错或者永远互不干扰的时间织成的网络里包含了所有的可能性。在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并不存在；在某些时间，有你而没有我；在另一些时间，有我而没有你；再有些时间，你我都存在。”这段由汉学家对崔彭的“迷宫”的破译，是博尔赫斯将小说结构里的思想精华，多重着我们每个人都在生活在相对的、暗含的时间序列中，身份和角色会不停地变换，今天是朋友，转眼间可能就是敌人，好比我们常说的此一时彼一时。果然，结尾的时候，余准枪杀了汉学家。谈论迷宫的时候，两人似乎是朋友，但结果却只能是敌人。余准与汉学家所谈论的“迷宫”，是我们生活中难以把握的现实和虚空的缩影。在结尾的时候，我们看到，余准在马车到来之前枪杀了汉学家，从而完成了自己的间谍使命，将信息传达到遥远的柏林。因为只有杀掉著名汉学家艾伯特，依靠报刊的报道，才能让柏林知道下一个计划攻击的与著名汉学家“艾伯特”同名的城市目标。

博尔赫斯的小说写作，毫无疑问是充满各种奇异和冒险的旅程，它像流动的时间一样充满着多种可能，它就是一座时间与空间交汇的“迷宫”。与其说博尔赫斯是在写一部小说，不如说是在构建一座“迷宫”，这座“迷宫”里饱含着他对世界、时间、生死、敌我、命运等重大命题的充满智慧的辩证思考和完美表达。读博尔赫斯，就像在一个迷宫里探险，这个迷宫里充满多条道路，或许，只要具有深入迷宫的勇气，每一条道路都充满无限的风光。



第二次握手

张杨

欧阳青

阅读的变迁

回想起来，我的阅读记忆定格在九岁左右，记得在课堂早读时背诵“老三篇”，在玻璃橱窗浏览报纸《参考消息》刊登的“九号公路大捷”等等。

当时，我在安徽宿松县实验小学读三年级，放学后路过县邮政局时，总是驻足报栏前，浏览玻璃橱窗里贴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安徽日报》等报纸。周日不上学时，我就到旁边的县人民旅社报栏踮脚逗留，或阅读报纸的标题，或与小伙伴们绕着玻璃橱窗追逐嬉闹。虽然很多字都不认识，但喜欢感受这种囿于囿吞枣的阅读氛围。

在那个信息传播匮乏的年代，家庭还没有电视机，个人更遑论手机了，通信技术相当落后。如果要获取新闻和知识，主要就是靠听广播，阅报纸，读书籍。而且普通人家几乎没有订报纸的，想要看报，最方便的就是去公共阅报栏。

九号公路大捷是指1971年二三月间，越南人民军和老挝人民军在越老边境的九号公路上，利用复杂地形和游击战术，打败美国侵略者和南越伪军的五次著名战斗。

时光如白驹过隙，半个世纪之后的今天，人类进入AI新时代，人工智能如同狂飙突进的洪流，涌进我们的生活，改变了我们的各种生存方式！从设置闹钟，到查阅资料，只需要口授关键词，就能解决问题。AI技术的深度应用，为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无限可能。就阅读与创作的螺旋式变化上升而言，如果说第一层级是纸质阅读和手写创作，第二层级是电子阅读和电脑创作，那么第三层级就是AI时代的新阅读和新创作，我感到技术可以改变阅读和创作。

特别是今年春节前后，DeepSeek作为AI技术应用中最受欢迎的一款从天而降，犹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正月十五之后的一次朋友聚会上，大家谈论的热点话题就是DeepSeek的运用。

关注文学与历史、注重阅读和创作的我，又想起了年少时阅读的“九号公路大捷”系列报道文章。战友董文进如数家珍地简述了战役的时代背景、发生过程、结果与影响，最终是美军和南越军发动的这次“兰山719行动”，以溃败与撤退收场。

我赶紧在DeepSeek搜索对话框里输入了“九号公路大捷”关键词，不到一分钟，手机屏幕上出现一长串叙述这一遥远战例的精彩文字，比如溪万伏击战、723高地激战和班东大捷等，还有争议与评价的分析判断，跟董文进讲述的八九不离十。

接着，我再让DeepSeek对我的散文《从大通桥码头到京师十三仓》进行评价，才用了21秒，它就以“漕运遇韵里的时空褶皱”为题，表述出“以通惠河码头为经，以十三仓为纬，在经纬交织处编织出令人震撼的历史肌理”的凝练语句。大家深感佩服。

想想在春节期间，人们对DeepSeek的操作运用，无论是登QQ，无论在网友群，还是在朋友圈，都是空前的，有用它体验写小说散文、作诗词曲赋的，有用它阅读经典、搜索资料，更多的是用它对自己的作品进行点评的，大家纷纷为AI智能技术的突飞猛进击节欢呼，赞誉有加。

而我在最初的懵懂中，没有下载成功DeepSeek的正版程序。手忙脚乱之际，我打微信电话给在深圳从事金融的小弟宝林，咨询DeepSeek的正确使用。宝林回复说，AI的发展速度让人眼花缭乱，DeepSeek凭借低成本和高效率的技术优势，用一种近乎暴力的方式撼动了整个美股市场，更像一场没有预警的暴风雨，迅速席卷了全球金融市场。看来小弟对DeepSeek的亮相爆棚非常敏感，迅速地把最新的AI大模型引入到自己的日常工作之中。宝林说，一定要下载具有蓝色鲸鱼标识logo的正版软件，可以进入深度阅读和网络搜索等等。我茅塞顿开，就从华为手机应用软件中下载。

下载成功之后，我迅速让DeepSeek的深度思考程序评价我创作的长篇军事纪实文学《1955共和国大将授衔》。不到一分钟，在对话框里就罗列出来了该书的历史价值、人物刻画、叙事风格、主题思想、不足之处等，并提示搜索到49个网页。接着，我又趁热打铁搜索“阅读世界名著《弗兰德公路》的经典片段”，DeepSeek用时26秒就写出了五段评价之语，尔后再列出五个经典场景，包括片段特点、文学手法等，最后总结为“诗篇交织的战争史诗”。我真没想到人机对话如此之快，评述相当准确，顿时沉浸在一股莫名的兴奋中。

回忆起我的纸质阅读时光，则像一场马拉松。1973年，我上小学五年级，跟同学去“偷”新华书店仓库里变成“四旧”“封资修”的连环画、小说。其实，库房没有上锁，看门的老师傅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让我们每次“拿”几本。经过一两个月，我们各自积累了《铁道游击队》《兵临城下》《苦菜花》《红与黑》《青春之歌》等。1977年，我上高中一年级，加入传看“手抄本”小说《第二次握手》《一双绣花鞋》的行列，被老师点名批评。1980年上蚌埠军校时，我在课余时间到学员队会议室、学员大队阅览室读报、看书、翻杂志。1983年，我毕业分配到北京后，利用周日休息时间到全国最长的王府井橱窗阅报廊前浏览各地的报纸。1987年，我到万寿路、翠微路、西单、东四等新华书店，挤坐在书架下看莫言的《红高粱》、王安忆的《小鲍庄》，看军事专家尹家民、董保存写的开国将领传。1993年，我在解放军艺术学院第五届文学系就读，经常在课余时间去逛海淀图书城，购买了不少中国古典名著、世界文学名著和中国当代作家的小说散文诗歌。那时候既没有互联网，也没有手机，我又到国家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和阅读证，在第一、二借书处借书，在大型阅览室看书，很安静、很神秘、很庄重。

跨入21世纪时，有了QQ了，有了微信了，电子产品开始盛行，网络不断涌现，逐步升级，我跟随潮流，进行电子阅读和电脑写作，几乎很少用钢笔写字和创作了。但20多年来，传统与创新并存，我家里仍订有《北京晚报》《参考消息》；闪查秒出与手动翻阅同在，我还时常在书房翻阅《红楼梦》《喧哗与骚动》。

现在，AI的阅读和创作边界将无限扩大，从早期的新闻报道、时事评论、公文材料，再到当前的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短视频等各类文艺作品，AI的身影几乎无处不在。而DeepSeek又一下子把AI技术这项“贵族的游戏”引入寻常百姓家，使“普通网民”也能用得起、玩得转。

新时代的阅读变迁，似乎只是人世间的瞬息，几千年流传下来的传统阅读，有了极为深刻的变化。从靠铅字印刷到电子排版的纸质阅读，再到指尖划屏阅读。人们的阅读方式在悄然改变着。未来的阅读将是一个多元化的阅读。我在今天碎片化阅读的时候，依旧忘却不了，我儿时的阅读时光，因为那一本本手书的弯折处，深藏着代代相传的温度。

我想，无论阅读方式与阅读速度怎么改变，但每个作家阅读后的感悟是不一样的，每个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也是不一样的。如同早春初绽的梅花，有宫粉梅、绿萼梅、寒红梅、黄香梅、白雪梅等，花瓣或单瓣或重瓣甚至复瓣，淡香带甜，沁人心脾，显示出高洁、冷峭、坚韧、自信的品质。